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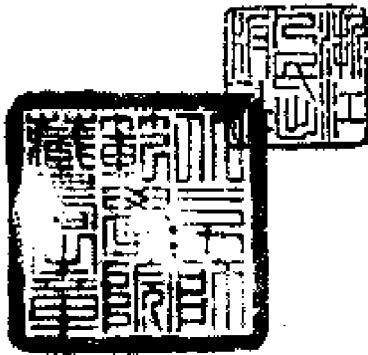


绍兴地方文献考录

陈桥驿 著

绍兴地方文献考录

陈桥驿 著



23 392

绍兴地方文献考录

陈桥驿著

责任编辑 潘一平

封面设计 邓小鹏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.875 插页2 字数269,000 印数 0,001—3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103·84

定 价：1.31 元

前 言

绍兴是我国历史上地方文献最丰富的地方之一，在我所考录的文献之中，有我国地方志鼻祖的《越绝书》，有书法艺术登峰造极的《兰亭诗序》，有我国近代图书馆鼻祖的《古越藏书楼记》，也有区域经济调查的佳作《宣统三年上期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》（稿本）。这些文献，不仅对绍兴一地具有重要价值，对浙江省甚至全国来说，也是极有意义的。我把这些文献分成十八类，并将各类的情况说明如下：

首先是方志类，从地括吴、越的《越绝书》起，直到记载一乡一村的小区域地志。绍兴历史上纂修的方志多达一百四十余种，目前尚存近一半，这是一宗重要的历史遗产。除了《越绝书》外，还有许多著名的方志，如《嘉泰会稽志》、《宝庆会稽续志》，是流传至今的我国少数完整的宋代方志中的两种，编纂严谨，搜罗丰富。南北朝宋谢灵运的《山居赋》，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用韵文撰写的地方志之一。全文四千言，对会稽山区的山川形势、田园农事、飞禽走兽、草木花果等都有详尽的记载。地方志类中还有图书馆珍藏的稿本和钞本，如江苏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稿本《山阴旧志续考》，浙江图书馆所藏的稿本《绍兴史迹风土丛谈》，天一阁所藏的稿本《绍兴掌故琐记》，绍兴鲁迅图书馆所藏的会稽董氏抄本《绍兴杂录》和清沈复案的稿本《霞西过眼录》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

藏的抄本《越中杂识》等等，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。

第二类是名胜、古迹、游记类，这类文献共有二百七十余种，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。绍兴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，而千岩竞秀、万壑争流的优美风景，又吸引着无数游人。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羲之、王勃、元稹、曾巩、陆游、袁宏道、朱彝尊等，都留下了这方面的章篇。这类文献中，有的是概括整个地区面貌的游记，如宋吕祖谦的《入越记》；有的是对一山一水或一事一物的记载，如《兰亭诗序》。

第三类是水利类，共有文献一百四十余种。绍兴号称鱼米之乡，历史上的水利建设非常发达。鉴湖即是江南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。对于这个地区的农田水利，历史上的不少知名人士如王十朋、叶适、王阳明、刘宗周、全祖望、齐召南等都曾有所论述。这一部分历史文献，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水利，很有参考价值。

第四类是图说类。根据《玉海》卷十四的记载，全国各地普修图经始于北宋开宝四年（971年），绍兴在这时可能也修了图经。但这个地区确凿有据的图经成于北宋大中祥符年代（1008—1016年）。我所考录的这类文献近六十种，其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画，例如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各种《兰亭图》，都是画的兰亭风景和宴饮人物。这近六十种文献中，全部缺佚的就达一半，而其余的也大多存文而佚图，图、文并存的不过五、六种。现存插图最多的方志是《万历绍兴府志》，全书共有插图一百零二幅。此外，康熙年代的几种《绍兴府志》和《乾隆绍兴府志》，也都附有大量插图，可以借此窥见古代图说于一斑。

第五类是地名类。这是论述地名来历和变迁，建置沿革和发展等的有关文献，总数近三十种，其范围大至会稽全郡，小

至一村一镇或一街一弄。其中有些文献在地名和沿革等的议论中，也涉及当地的山川方物、人物掌故等内容，其性质近似方志。

第六类是城镇建设类。举凡城郭兴修、府署建造、驿站设置、道路铺筑，以及有关其他各种公用事业等的文献都归入这一类，总共超过三十种。

第七类是物产经济类，凡是有关古代农工生产、物资经济、土贡田赋等方面的文献都收入此类，共有三十余种。这中间也有一些记载生产技术的文献，其中以《养鱼经》和《会稽郡造海味法》两种最值得注意。传为范蠡所撰的《养鱼经》，是世界现存的记载淡水鱼养殖方法的最早文献。会稽郡是我国沿海最早发展的州郡之一，在海产加工方面，必然自古就已经营。可惜撰于隋代的《会稽郡造海味法》早已缺佚。在这类文献中，《宣统三年上期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》（稿本）是值得珍贵的。它对会稽县的农业、森林、渔业、蚕桑、手工业、工场、工厂、运输业、进出口货物、邮政电讯等项，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并附有各种生产和经济统计表格及地图。

第八类是灾荒类，这一类主要收录有关历史上水旱灾荒的文献，兼及仓储、赈济、平糶等资料，总数超过四十种。随着水旱灾荒的记载，涉及许多灾害天气的资料，诸如霖雨的久暂，亢旱的日数，台风的行径，冰雹的持续以及水位的记录等等，有时并且还会涉及到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居民的迁移等等。

第九类是语言类，总共不到十种，按数量是各类中最少的。但其中清范寅的《越谚》三卷，是一种重要的著作。撰者从整理绍兴本地语言而写成的这部著作，对整个吴越方言的研究，也很有价值。

第十类是军事类，这是绍兴历史上有关兵戎战守的文献。

绍兴的十余种这类文献中，包括太平天国军攻克郡城的记载四种，其中陈锦的《蕺城被寇记》记载特详。这些文献都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资料。

第十一类是人物类，总数近七十种。其中如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、晋虞预的《会稽典录》、三国吴谢承的《会稽先贤传》等，都是有名的文献。记载人物的文献是与这些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的。例如明许浩的《绍兴水利功臣彭》、清毛奇龄的《绍兴知府汤公传》，主要就是记载彭谊对于西小江和汤绍恩对于三江闸的贡献，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有关水利的文献。

第十二类是学校类，共有七十余种。这类文献之所以仍然有用，是因为文献所记载的除了一些学校、书院等渊源以外，还常常涉及到另外一些东西。例如宋林景熙的《陶山修竹书院记》，就记载了不少陶山的山川形势，它可以和宋郑敏的《游陶山记》相得益彰。又如明徐渭和张岱的《西施山书舍记》，其内容主要还是西施山的沿革掌故，在这方面，它们甚至比袁宏道作为游记的《西施山》更为详细。还有另外一些值得重视的文献，例如《绍兴府学堂通章》、《绍兴教育会章程》、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《绍兴府学堂征信录》以及徐锡麟编的《绍兴府学堂癸卯、甲辰课艺》等。这些文献，对我国从封建教育到资本主义教育之间的教育史的研究，都可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。

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三类分别是寺观、庙宇、祠堂类，总共有文献近二百种。祠堂庙宇虽然都是旧时代的产物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获取一些有益的东西。寺庙中的碑碣，有的即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产。例如唐李邕的《秦望山法华寺碑》，长期来为金石家所珍视。不少寺庙文献中对历史地理问题有所考证，例如清赵甸的《偃山偃心寺志》，考证了春秋越国手工

业的地理分布；而毛奇龄的《重修平阳寺大殿葺疏序》，则考证了越王勾践初期的建都所在。有些祠堂庙宇的文献所记载的实际上是历史时期的重要建设。例如唐韦瓘的《修汉太守马君庙记》，记载了鉴湖水利工程的始末；清孙祖德的《蒿坝钟公祠碑记》，记载了蒿坝清水闸的修建经过。

第十六类是陵墓类，共有文献四十余种。这中间除了少数几种外，几乎全部是记载禹陵和宋六陵的。在绍兴，这两处与其说是陵墓，毋宁说是名胜古迹。

第十七类是汇编总集类，共有文献三十余种。这中间如宋孔延之的《会稽掇英总集》，清杜春生的《越中金石记》，鲁迅的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等，都收辑了大量越中文献，是前人整理越中文献的重要成果。

第十八类是附录，收录了清以后迄建国前有关绍兴的地理文献三十余种。

绍兴地方文献浩繁，个人能力有限，考录未必完善，有求于各方面的指正。此外，通过这个考录的编纂，使我也大体上看到了越中文献缺佚散失的情况。两宋以前的不必说，即在明、清的文献之中，缺佚也已不少。例如明诸万里的《於越新编》四十五卷，四十年前尚为人所目睹，但以后就缺佚不见。有的流散在国外，如张天复的《嘉靖山阴县志》在日本，清悔堂老人的《越中杂识》（抄本）在美国。目前尚存的文献中，也有不少已经成为稀物，如明郭钰的《古越书》，只有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孤本。《万历绍兴府志》和《万历会稽县志》，虽然尚有少数收藏，但大多已经残缺。甚至康熙年代纂修的五种府志，至今也已不可多得，其中《许志》根本不得见，而《张志》也已成为凤毛麟角。

对于绍兴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，历来曾有不少人作过努

力。清代的李慈铭曾经想把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会稽典录》等文献校订合刻。鲁迅早年辑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，把早已亡佚了的隋唐以前的四种方志和四种人物传记，从其他古籍中辑录出来，保存了绍兴的地方文献。他还锐意搜集绍兴历史上的砖瓦和拓本，预备编辑一部《越中专录》。这些年中，我一面查阅了四百余种公私书目、方志、笔记、谱牒和其他著作，以使越中文献尽可能地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。另一方面我又阅览了杭州大学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、绍兴鲁迅图书馆、宁波天一阁以及上海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汉等地图书馆所藏的绍兴地方文献。我由衷地感谢这些藏书单位给予的支持与帮助。此外，我还要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施坚雅教授，委托耶鲁大学历史系柯慎思教授把他所编纂的《浙江宁绍地区地方志目录》寄赠给我。

从整理地方文献的角度来说，编纂考录是最起码的工作。假使这一工作能够引起人们对越中地方文献的重视，或者能在整理地方文献中起到点滴作用，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慰藉。

陈桥驿

一九八〇年于杭州大学

目 录

前 言	(1)
一 方志类	(1)
二 名胜、古迹、游记类	(72)
三 水利类	(153)
四 图说类	(197)
五 地名类	(215)
六 城镇建设类	(222)
七 物产经济类	(232)
八 灾荒类	(242)
九 语言类	(253)
十 军事类	(256)
十一 人物类	(262)
十二 学校类	(283)
十三 寺观类	(299)
十四 庙宇类	(314)
十五 祠堂类	(330)
十六 陵墓类	(342)
十七 汇编、总集类	(354)
十八 附录	(364)

一 方志类

越绝书 十五卷

后汉会稽袁康撰，同郡吴平定。

此书明以前各家著录如《隋书经籍志》卷二，《旧唐书经籍志》卷上，《新唐书艺文志》卷二等，多作子贡所作，惟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五伪史类云：“无撰人名氏，相传为子贡者，非也。”明代的不少著录，撰者姓氏仍未考定，如《百川书志》卷四史部·杂史云：“未考作者，盖复仇之书也。”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二十四续乙部·艺林学山云：“《越绝书》或以为子贡作，又云子胥，皆妄说也。”《嘉靖河南通志》卷四十二艺文六书目《越绝书》条，仍云此书为端木赐（按，即子贡）所作。正德、嘉靖间，有些学者，始据此书第十九篇《越绝篇叙外传记》所云：“记陈厥说，略有其人，以去为姓，得衣乃成，厥名有米，覆之以庚，禹来东征，死葬其疆，不直自斥，托类自明，写精露思，略以事类，俟告后人，文属辞定，自于邦贤，邦贤以口为姓，承之以天，楚相屈原，与之同名，明于古今，德配颜渊。”提出此书为会稽袁康所撰，同郡吴平所定的说法。如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卷十三、《丹铅杂录》卷九，胡侍《真珠船》卷三，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七，焦竑《焦氏笔乘续集》卷四等。此书的嘉靖二十六年陈瓘刊本卷末跋云：“千载隐语，得升庵而后白。”则首先提出此说者当

为杨慎。明代某些公私书目如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三史类，杂史，《澹生堂书目》卷四史类第八，霸史类等，已将撰人定为袁康、吴平二人，《万历绍兴府志》纂者孙钜在其卷五十八序志中云：“其姓名似是袁康而宦于越，搜往籍，属郡人吴平编次之。”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，载记类，据明代各家笔记，论定此书为“会稽袁康所作，同郡吴平所定。”并据此书第三篇《越绝外传记吴地传》，证明袁、吴为后汉初人。张宗祥在其手写之校注本序中云：“《四库提要》之说，盖可据也。”明代学者与《四库提要》的说法，虽然附和者较众，但仍不宜作为定论。对此书来历及其撰者，在杨慎首创此说以后，甚至在《四库提要》肯定此说以后，仍有不少学者持有异议。一种意见以汉王充《论衡》为据，认为此书应名《越组录》，撰者为吴君高（可能是吴平之字）。因《案书篇》云：“君高之《越组录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”《书虚篇》又云：“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，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，因以名郡，故曰会稽。”故清王鸣盛《蛾术编》卷十二越绝书条云：“《越绝书》十五卷，不著撰人姓名，王充《论衡·案书篇》云：会稽吴君高之《越组录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今作《越绝书》，似讹。”清邵懿辰在其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史部九中，将撰者专属吴平一人。张宗祥虽然同意《四库提要》之说，但对此亦疑惑不解，在其手写之校注本序中云：“独《越组录》是否即为此书，无可证实耳。”另一种意见认为《越绝》是先秦人所作，而汉人附益之，非成于一人之手。嘉靖孔文谷刊本田汝成序云：“内经内传，辞义奥衍，究达天人，明为先秦文字；外传猥駁无论；记地两篇，杂以秦汉，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；本事篇序则又依托《春秋》，引证犛麟，归于符应；若何休之徒，为《公羊》之

学者。故知是书成非一手，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，亦可以直埤史氏之阙脱矣。”明郭钰《古越书》凡例云：“《越绝》成非一手，昔贤辨之详矣，内经内传辞义奥衍，究达天人，明为先秦文字；外传或驳或醇，而记地两篇，杂以秦汉，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。何物袁康，托隐语以自露，意欲盗名后世，遂尔诡迹前人，乃其文气不类，谁可为歎者。”清徐时栋《烟屿楼读书志》卷十三云：“周时有《越绝》一书，所谓或子贡或子胥作者。今所传《越绝书》乃汉袁康所作，是《越绝》之传。其后《越绝》亡而《越绝书》独存，书中明白可考。不解数千年来读是书者何以皆复梦梦，即以汉人之书而疑子贡、子胥作也。其篇末详记作书人姓名为袁康，删定者为吴平，既已显著名氏，毫不掩饰如此，而书中乃曰子贡作此书、子胥作此书，虽梦中呓语无是理也。本事篇明云：何不称越经书记而信绝乎，得此书何以不名曰越经或越书或越记而乃名越绝乎。下文详释所以称绝之故。今此书俨然名《越绝书》而尚曰何不称书，又梦中呓语所未有者。即此两端，今书显为《越绝》之传，作者本是明白，并未作一梦语，而后之读其书者反皆愤愤说梦，可异也。余证尚多，余将为《越绝考》以发其覆而解数千年不解之疑案，亦一快事也。”清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卷二十《汉书》条云：“杂家五子胥八篇，兵家五子胥十篇，图二卷。颐煊案，《武帝纪》臣瓚曰，伍子胥书有戈船，又曰伍子胥有下濑船，此当在兵技巧家中篇中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七录》云，《越绝》十六卷，或云伍子胥撰，《艺文志》无《越绝》，疑即杂家之五子胥八篇，后人并为一，故《文选》《七命》李善注引《越绝书》《五子胥水战兵法》一条，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一十五引《越绝书》《伍子胥水战法》一条，引《伍子胥书》，皆以《越绝》冠之，今本《越绝》无《水战法》，又篇

次错乱，以末篇证之，《越绝》本八篇：太伯一、荆平二、吴三、计倪四、请余五、九术六、兵法七、陈恒八，与杂家五子胥篇数正同。”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七、史部五、《越绝书》条云：“自来以《越绝》为子贡或子胥作者，固非其实，而如《提要》或徐氏（驿按，指徐时栋）说，以为纯出袁康、吴平之手者，亦非也。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《越绝》，原系兵家之书，特其姓名不可考，于《汉志》不知属何家耳，要之，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，《书录解题》卷五云，《越绝书》十六卷，无撰人名氏，相传以为子贡者，非也。盖战国后人所为，而汉人又附益之耳。斯言得之矣。”上述田、郭、洪、余四氏均以为《越绝》并非出于袁、吴，而徐氏虽以为《越绝书》出于袁、吴，但其书绝非《越绝》。关于此书作者问题，可参阅拙撰《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》（载《杭州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，一九七九年第四期）一文。此书书名，历来说法亦不一致，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七云：“《隋志》作《越绝记》，汉《文选》注作《富中越绝书》。”《北堂书抄》卷三十一，贡献十三作《越记》。清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及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十三均从《隋志》，作《越绝记》。此书卷数在各家著录中也互有出入，《隋志》、《两唐志》、宋高似孙《史略》卷五载记类等均作十六卷，但《崇文总目》卷二杂史类上作十五卷，此外亦有作十四卷者，然其篇数均为十九。《四库提要》云：“按《崇文总目》称《越绝书》固有内记八，外传十七，今文题阙舛裁二十篇，是此书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。”此书历来公私书目多见著录，如《文渊阁书目》卷二，宙字号、第一厨，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释史野史类，《宝文堂书目》卷上，《嘉靖浙江通志》卷五十四，《红雨楼书目》卷二，《古今书刻》卷上，

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卷十，《带经堂书目》卷二，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十，又《续志》卷二，《绛云楼书目》卷一，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五，《虞山钱遵王藏书目》卷二，《季沧苇书目》，《诒庄楼书目》卷三，《述古堂书目》卷一，《近古堂书目》卷上，《万卷楼书目》卷二，《培林堂书目》史部，《孙氏祠堂书目》卷二，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卷二，《善本所见录》卷二，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五，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》卷三，《烟屿楼书目》载记类，《稽瑞楼书目》，《古越藏书楼书目》卷十一，《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》史部第四等等，足见流传甚广。此书宋刊本所知最早者为嘉定庚辰东徐丁黼夔州刊本，其次为嘉定甲申汪纲刊本等，但均已不存。案翻宋本所载夔州刊本丁黼跋云：“予于绍兴壬子游吴中，得许氏本，讹舛特甚；嘉定壬申令余杭，又得陈正卿本；乙亥官中都，借本秘阁。以三本互相参考，择其通者从之，乃粗可读，然犹未也。念前所见者皆书写失真，不板行则其传不广，传不广则私所藏，莫克是正，遂刻之于夔门，以俟味者。”据跋，则所谓许氏、陈正卿本及秘阁本均系抄本，丁跋所云绍兴壬子得许氏本，嘉定壬申得陈正卿本之语，既不能断此二本为刊本，更不能断此二本刊于绍兴、嘉定年代。洪焕禧《浙江地方志考录》所谓“南宋绍兴间有许氏刊本，嘉定五年（1212）有陈正卿刊本”云云，不知其所据为何？此书目前流传者多为明、清刊本，作十五卷，共十九篇。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刊本、嘉靖二十六年陈埜刊本及嘉靖三十三年张佳胤双柏堂刊本等善本。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孔文谷刊本，卷首有嘉靖二十四年田汝成序。宁波天一阁藏有期刊本三种，一为嘉靖二十四年刊本，版心有“姚江夏想刊”五字；另一种为吉水刘以贞刊本，仅存八——十五卷。近人潘景郑所

见之明都穆跋，正德吉水刘恒刊本（见《著砚楼书跋》第九十九页），即是刘以贞本。又一种为明末钱塘阎光表刊本，卷首有大泌山人李维楨序，版框上端刊有宋刘辰翁评语。浙江图书馆藏有嘉靖二十六年陈埏刊本及原嘉业堂所藏明刊本。陕西图书馆藏有万历丙戌武林冯念祖重刻本。南京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刊《汉魏丛书》本。此书收入于丛书者甚多，除明刊及清刊《汉魏丛书》外，尚有《古今逸史》，《小万卷楼丛书》，《龙溪精舍丛书》，《四部丛刊》，《四部备要》，《丛书集成》等，并节收于明郭钰校刻之《古越书》卷二。清李慈铭《桃华圣解庵日记》同治庚午三月十一日（《越缙堂日记》三函）云：“此书各丛书皆肴乱伪脱，纷不可理，予尝欲合诸本及各古籍所引，……合而刻之，以见越中史学渊源之古，困于资力，不能成就。”近人张宗祥据明刊本加以校注写定，卷末附以清代学者俞樾、钱培名等研究《越绝书》的札记，于一九五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，在目前流传诸版本中，堪称佳本。此书历来学者多以为是我国地方志之鼻祖，如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五十八序志云：“其文奥古多奇，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，是地志祖。”乾隆《澄城县志》洪亮吉序及乾隆《醴泉县志》毕沅序均云：“一方之志，始于《越绝》。”朱士嘉《宋元方志传记索引》序云：“《越绝书》是现存最早的方志。”均是其例。

越绝书外传

撰者及撰述年代不详。

此书已佚。《遂初堂书目》杂史类著录。该书目杂史类同时又著录《越绝书》一种，故《外传》与《越绝书》似非一书。《烟屿楼书目》载记类除著录《越绝书》十五卷外，另亦有《外传本事》一卷一册，此《外传本事》可能即是尤袤所藏

的《外传》。案《越绝书》十九篇中，题为外传者达十三篇，清钱培名《越绝书札记》云：“然篇叙篇于子贡、子胥不能定，其云记陈厥说，略有其人，又曰文属辞定，自于邦贤，则袁、吴止为之论说，疑外传诸篇是其所作，非即原著《越绝》之人。”故尤、徐著录之《外传》、《外传本事》之类，是否即是《越绝书》外传之十三篇，于事存疑。

越组录

后汉会稽吴君高撰。

此书自来只见于王充《论衡》。《案书篇》云：“君高之《越组录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”明人笔记如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卷十三、订讹类《越组越绝》（又收入于明刊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卷十）、《丹铅杂录》卷九《汉人好作隐语》，胡侍《真珠船》卷三《越绝书》以及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等，均认为此书即《越绝书》。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七《越绝书人姓名字考》云：“越组者，即越绝也。盖组有结束之义，即绝之所谓断灭也；组有关组之义，即绝之所谓最绝也。岂初名《越组录》，而后定为《越绝书》耶？”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六、史部、载记类所云亦以明人笔记为然，认为“所谓君高，殆即平字；所谓《越组录》，殆即此书欤。”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史部卷九、载记类、《越绝书》下亦云：“据《论衡》，此书名《越组录》。”又清卢文弨《题越绝后》（《抱经堂文集》卷九）云：“王仲任《论衡·案书篇》称会稽吴君高之《越组录》，向、雉不能过，《越组》即《越绝》，君高即平之字无疑，则以是书专属平所撰矣。”但历来学者亦有以《越组》、《越绝》为二书者，清姚振宗《后汉艺文志》载记类即将《越绝书》及《越组录》作为两书著录，并云：“《侯志》（驿按，指清侯康撰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）曰：